



到稻田去的时候,只觉得莫名愉快。一个人带着相机悄悄就去了,趁着太阳还挂在西边山头,余晖仍洒向田野,红蜻蜓在“父亲的水稻田”上空密集飞舞,蝉鸣已不再声嘶力竭,小山雀在乌桕树上叫个不停,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虫,在稻田上飞来飞去,我纳闷小飞虫们不知道此时正是危急时刻吗,所有的“敌人”都在虎视眈眈——青蛙,飞鸟,甚至蜘蛛。

收割的季节,我在群里呼唤朋友,来玩呀!结果,朋友们带着娃,开着车,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把村里一条主干道都给堵了。村人没见过这么大阵势,老人颤颤巍巍来问,娃子你家办什么喜事?我说,获稻之喜。

居然真有那么多人,都是奔着“玩”来的。即便是来到稻田挥汗如雨,那也是值得的,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玩”过——真的,你何尝这样脱了鞋袜,放开束缚,丢掉身段,挥洒自如,参与到一场游戏当中?

一位叫盛龙忠的摄影家,在我们家稻田开了一次摄影展。在一场收割劳作开始之前,他从行囊里掏出冲洗放大的照片,郑重地布展——把照片一张张夹在稻穗上。那些照片是他好几次偷偷到稻田里拍摄所得,从五月到十月,水稻生长,他看见了一片稻田的时光流逝。这样的稻田摄影展,大概算全中国甚至全宇宙首次——时间如此之短,前后不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把展览撤了,然后把水稻撂倒在地;规模如此之小,观者不过五六十人,如果要加上飞鸟与蜘蛛,

亦不过百。

又有一年春天,我们在田里插秧,二三十个孩子,从幼儿园到中学的都有,纷纷坐在田埂上画画。有的孩子画完,就蹦到田里去,泥水飞溅,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泥水中间。还有一个孩子,当我们把田间的空隙都插满了秧,他还舍不得离去,田间水光映着天光,远处青山空蒙一片,四野宁静,一个孩子站在天地之间,草木飘摇。

水稻收割,多在寒露前后,村人们打板栗、挖番薯、摘南瓜,收获各样的果实。我们在田间收割,脱粒,将稻草扎成把,人群散去,稻田归于宁静。一台摄像机从始至终记录了这58分钟的收割过程,后来制作成一部只有15秒钟的动画,命名为《TIME》。这是一次稻田里的艺术实践,每一个来到田间劳作的人都是这部艺术作品的作者,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们看见时间的流逝,看见秋天秧苗青青,雨雾朦胧,秋天水稻金黄,天空高远,再过不久就是冬天,稻田荒凉而寒冷,万物凝滞,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临。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唯有人生在这里流逝。

这一片水稻田,越来越有趣的事正在发生。一位叫钉子的油画家来到稻田,他背着画架和各色颜料,在田埂上创作了一幅作品。一个叫郭玮的北京姑娘来到稻田,低声唱了一首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歌谣。一个我已经记不得名字的伦敦女孩来到稻田,以她自己的方式写下几十行诗句。还有一个学阿拉伯语的人类学博士来到稻田,把我写水稻田的一篇文章翻译出来,传播到他

自己的国度……

2021年秋天,水稻成熟的时候,建筑师赵统光发起在稻田里扎了一个巨大的稻草人。当高达七米的稻草人竖立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大人小孩一起发出了惊呼的声音。这个稻草人历经风雨,至今仍矗立在稻田之中,守护着一片稻田。

今年六月,常山县“艺术乡建”活动启动仪式又在“父亲的水稻田”举行。稻友们在稻田上空立起了24面风雨旗,寓意着二十四节气,上面的绘画作品全部来自稻友们的原创。衢州市作家协会为“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创作基地授牌,十几位作家、画家、诗人受聘成为常山县的首批驻村艺术家。大家一起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产业,美化乡村环境,增强乡村审美韵味、文化品位,发挥“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文艺让乡村更有魅力,乡村也让文艺更接地气,更有力量。当前,“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团队正在谋划一个“稻田生活”综合体项目,以后将邀请更多的文艺家来到村庄,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用艺术创作的方式为乡村赋能。

乡村要振兴,除了文化赋能,还要有产业支撑。2020年,“父亲的水稻田”正式开始市场化运营。“父亲的水稻田”从一位父亲到50位父亲,从3亩多土地到500亩,还有一条6公里长的研学线路正在实施。这条线路串联起天山村和五联村,参与研学的孩子们将穿越稻田、村庄、农舍、树林,体验农耕文化、品尝农家风味、领略田园风光、了解生活美学。2021年,公司还签约50位农人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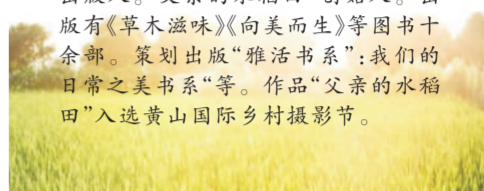
种植“新品种”,为乡村振兴探索水稻种植新模式。“父亲的水稻田”走出了五联村,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IP。同时,公司又与天马街道天安村、五联村、和平村、天马村四个村集体携手成立公司,主营生产销售葡萄酒和粮食酒,延伸了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带动了村庄共富。

如今,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研学基地正在建设中,其中有米酒工坊,可以观看酿酒过程,孩子们也可以在这里赤脚体验农作的乐趣。我们还在谋划建设一个稻田生活共富综合体,包含稻米博物馆、民俗、乡野厨房、研学中心、稻田咖啡、稻田书院、稻田花园、露营基地等,建成后,将真正实现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父亲的水稻田”,一篇写在大地上的文章,而我们还在努力。目光清澈的人,早晚会在稻田相见。

作者简介

周华诚,稻田工作者,作家,独立出版人。“父亲的水稻田”创始人。出版有《草木滋味》《向美而生》等图书十余部。策划出版“雅活书系”:我们的日常之美书系”等。作品“父亲的水稻田”入选黄山国际乡村摄影节。



◆本报记者王琳琳

也许你没听过老达保,但你很可能听过《快乐拉祜》。

“唱起来跳起来吧,吉祥的日子,我们走到一起,共同把心中的歌儿唱起来,蜜样的幸福生活滋润着我,拉祜人纵情歌唱……”

这首旋律欢快、歌词简朴的歌曲,曾登上过春节联欢晚会、星光大道等多档节目的舞台,也让拉祜族——这个能歌善舞、勤劳勇敢、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为更多人熟知。

而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哈尼族乡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小组,这个全部由拉祜人组成的传统古寨,不仅是《快乐拉祜》唱响的地方,而且是拉祜文化底蕴最深厚、拉祜民族歌舞保留最多的地方,是拉祜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帕》的保护传承基地之一。

老达保,拉祜文化底蕴最深厚、歌舞保留最多的地方

从普洱思茅机场驱车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地处澜沧江边,云雾缭绕、满目苍翠的老达保。

沿着石砌的石子路爬坡而上,一个典型的拉祜族村寨出现在人们眼前。古朴、独特的杆栏式木制房屋高低错落、疏密自然地散落在山坳中,房屋分上下两层,传统的青色挂瓦,上层做住房,下层多腾空架起,摆放一些生活用具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而依托于村寨本身,芦笙坊、青竹坊、陀螺坊、艺织坊等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工坊渐次出现。

澜沧县博物馆宣教室主任李培良说,这些工坊所依托的都是当地村民至今还居住的房屋。记者到访的时刻,正是中午时分,炊烟袅袅,混合着柴火的焦味和喧闹的蝉鸣,一幅充满拉祜族民族特色的生活场景扑面而来。

在老达保村的文化广场前,李培良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拉祜族悠久的历史。

“牡帕密帕,又称‘造天造地’,是我们拉祜族自己的创世史诗。”李培良说。全诗共17个篇章,2300行,内容叙述造天地日月、造万物和人类以及人类初始阶段的生存状况等,是拉祜族人民传承历史悠久的口述文学精品。

“在我们拉祜族,你可以通过名字,知道一个男孩或女孩的生肖及年龄。”李培良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原来,在拉祜族的创世史诗中,拉祜族的始祖是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从葫芦中走出来的扎鲁、娜笛,他们后来生下了十二对孩子,由十二种动物帮忙抚养,于是后世便以扎代表男孩,娜代表女孩,再用“傩”“思”“母”“约”等十二个字代表龙、蛇、马、羊等十二生肖,组成“扎傩”“娜傩”“扎思”“娜思”这样的名字,意味着龙年出生的男孩、女孩,或蛇年出生的男孩、女孩之意。

村里还设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帕”和“拉祜族芦笙舞”保护传承基地。基地内陈设着体现拉祜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衣食住行和生产生活器具,也陈列着体现拉祜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字与书籍,还有诸多老达保村民弘扬民族文化、外出参与演出的照片及荣誉。

老达保村党支部书记彭娜儿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村里登记有村民119户503人,实有114户475人,过去的老达保,“喝水基本靠背、照明基本靠油、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通过挖掘文化资源,激发文化活力,做活文化产业等思路,如今的老达保,不仅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成为一个“家家是传习馆、户户是加工坊、楼楼是展销点、个个是文化人”的特色文化庄园。

“一步跃千年”,激发文化活力打通脱贫致富路

帮助老达保走出去的重要桥梁之一,就是文化。

也许是青山绿水的环绕,也许是骨子里对音乐的本能与热爱,少数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特性在老达保这个拉祜族村寨得到了充分展示。

“村子里80%的村民都会弹吉他。他们平日里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事的时候拿起锄头干活,有客人的时候就放下锄头唱歌。”彭娜儿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往往,他们一上台就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弹起吉他唱起拉祜族歌曲,脸上充满了热情和自信。

村民张扎努就是其中之一。他依托自家房屋,在村里开了一家名为偶吗·家咖啡馆,布置格局朴素清新,并设置了一个音乐角,有客人时,他为客人弹琴跳舞,没客人时,他则外出干活。

寨子里更出名的是《快乐拉祜》的作词作曲者李娜儿,她带着“百灵鸟”,拉祜山美丽的麻栗花。

1983年出生的李娜儿没有学过乐理知识,却凭着对拉祜文化的挚爱,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13岁就学会了吉他弹唱、跳舞,16岁学会了作词、作曲,创作了《快乐拉祜》《实在舍不得》《真心爱你》等30多首原创



唱响《快乐拉祜》 奔向幸福小康

人口的作品。

出名后的李娜儿,依然留在村中,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深情地表达,“一个人富不算富,我要带领全村人富起来。”在她的带动下,全村自创的拉祜族民歌达到了300多首。这些有着拉祜风情、有着浓郁民族风味的歌曲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不仅唱到了中央电视台,还唱到了国家大剧院,让“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拉祜文化揭开神秘面纱,走出云南、走遍中国、走向世界。

如今,通过支部带头、党员引领、培优队伍、推进融合、注重拓展等举措,老达保不仅成立了全市第一家由农民自发、自创、自演的文化演艺公司——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挖掘整理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各民族特色歌舞节目,积极打造集民族文化、休闲度假、农业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而且多元探索“党建+”文化旅游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周边旅游提档升级,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3900元,贫困户全部脱贫。

“一步跃千年”,过去的“贫困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幸福村”,老达保先后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旅游重点村”,2021年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是文化的魅力,助推老达保实现了小康梦想;是音乐的力量,让拉祜族文化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记者了解到,村民自发组建的“老达保雅尼艺术团”“达保五兄弟”组合、“达保姐妹”组合等团体,不仅受邀到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还漂洋过海到日本、希腊等地,在世界范围内展示着拉祜文化的独特魅力。山一程、水一程,山水之间踏歌行。歌声飞扬,唱着今天的达达保,百姓心齐气顺,干劲十足,产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正昂首阔步迈进新生活。



新书推荐

作者:张炜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2022.7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沉潜五年,全新长篇力作《河湾》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当代生活的告别之书与重建之书,更现实版的《瓦尔登湖》。书中讲述了一群躬行的思辨者,一群真正的生活家,一片得而复失的“瓦尔登湖”,一段坚韧卓绝的人生之旅。有评论家认为,《河湾》践行了张炜对于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考,是他“精神和心灵的一个关口”“最重要的一次抉择”。在张炜笔下,河湾是自然之河、生命之河。河湾是作品中一处重要的精神原野,等同于主人公心中的“桃花源”,同时,人生本就像河流那样源远流长、蜿蜒流淌,也随时可能因地势改变急转直下,去往另一个全新的阶段。

秋风起,蟹脚痒。随着秋风的吹拂,螃蟹养殖户迎来了一年中最高兴的事儿——螃蟹丰收。连日来,来安螃蟹养殖基地的总经理王剑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安排员工给螃蟹投料,不时察看螃蟹的长势,另一方面,将顾客预定的价值100多万元螃蟹,安排快递公司赶在中秋节前全部送到。以他名字注册的“王剑牌生态蟹”,这几年深受顾客青睐。螃蟹还在水中,就被客商预订了几百万元。

忙,不算什么;累,也不算什么。关键是心底充满着成功的喜悦。忙着、累着、快乐着,这是王总现在生活的真实写照。

造一个“自己的阳澄湖”

王剑从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时面临多种选择,在亲戚朋友看来,他后来的决定是下下策。因为,他选择离开生活优渥的城市,到农村风吹日晒地搞螃蟹养殖,将命运受制于多种非人力能控制的因素,如干旱洪涝、行情起伏、病害等,未来不可预期,赔光本钱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王剑却有自己的打算。出生于江南水乡,王剑是吃着阳澄湖大闸蟹长大的。由于深受食客喜爱,每年秋天,总有一些外地蟹运到阳澄湖养一段时间,然后以阳澄湖大闸蟹的名义出售,价格立马翻倍。

那时他就想,阳澄湖方圆不过120平方千米,产量毕竟有限,如果把阳澄湖大闸蟹的自然生长条件作一深入研究,在江南一带找个地方,模拟阳澄湖的生态环境,是不是可以养出与阳澄湖蟹一样的大闸蟹?造一个“自己的阳澄湖”,成了王剑的心中梦想。现在,走出大学校园,仿佛一阵春雨洒透,埋藏在心底的种子开始发芽。

王剑到老家来安村办起了螃蟹养殖基地。他要把自己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

第一步,王剑与小伙伴组成一个科研小组,赴阳澄湖实地调研水文、水质理化、湖岸、湖底情况。经过详细调研,王剑终于摸清了阳澄湖的“底细”。

第二步,王剑承包了村里三百多亩低洼地,开挖几十口大水塘,一边养殖普通的淡水螃蟹,一边选取三口蟹塘进行精心试验。每次改造蟹塘投入的各种填料,王剑都认真记录,对水质、水环境变化进行认真观察,对各种配比反复进行调整,将试验养殖的螃蟹送到权威的水产科研机构进行化验,同时,还请美食家与阳澄湖大闸蟹进行对比品鉴。

为了给螃蟹生长创造天然的生态环境,王剑买来水草“栽”在水塘中,让其在光合作用下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产生氧气,更好地吸收有机物,完善水塘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

通过几年的探索,王剑总结了一套使用能过滤水中淤泥、改善水质的砂性土改造蟹塘环境的办法,改造后的蟹塘养殖的大闸蟹,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模一样: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壮,无论是实验室检验的内在成分,还是人工品鉴的口感,都难以区分。

王剑终于实现了造一个自己的阳澄湖的梦想。

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

可养着养着,王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蟹塘边经常出现蟹壳上有洞的死蟹。

王剑实在想不明白:硬硬的蟹壳上怎么会出现孔洞呢?难道是有坏人故意使坏?自己没有得罪什么人,而且人工也不好操

王总的生态系统

蟹蟹也是水稻的好搭档,它不仅能水稻疏松土壤,粪便也是天然的肥料。

王剑一试,果然奏效。稻蟹共养的模式,不仅解决了鸟害问题,还增加了一份水稻的收入,这让他笑逐颜开。

可令王剑没想到的是,这养螃蟹竟然也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一难接着难。稻蟹共养之后,白鸞、灰鸞失去了威胁,可“稻田杀手”福寿螺和杂草又来祸害水稻了。

福寿螺专吃秧苗,而且繁殖力强、速度快,对水稻的危害极大。另外,种上水稻之后,和水稻争抢养分的杂草也越来越,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王剑了解到,农户都靠往稻田打药来对付福寿螺和杂草。但这一招王剑是万万使不得的:自己的稻田里养了螃蟹,如果打药,岂能还有螃蟹的活路?

无奈之下,王剑只能带着工人费时费力地边捡螺边插秧。

但令王剑头疼的是,福寿螺生生不息,怎么也根治不了。人工捡螺既不治标,也不治本,只能减轻一些对水稻的危害程度而已。

这些问题搞得王剑茶饭不香、夜不能寐,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梦想了。

导师的女儿刘梦甜大学毕业,在市生态环保部门工作。这天,刘梦甜到王剑的螃蟹养殖基地游玩,王剑向她讲起了自己的苦恼。

刘梦甜甜甜地一笑说,你养鱼啊!当真?不玩玩笑?谁与你开玩笑啦?

王剑按照刘梦甜的主意,买来草鱼、鲫鱼和鲤鱼苗投进稻田里养起来。问题果然迎刃而解。

哎呀!你这招儿是从哪里学的?你忘了,我专业是生态学,现在在生态环保部门工作,用生态的、系统的观点解决问题,可是我的老本行和看家本领啊!

刘梦甜的一番话让王剑如醍醐灌顶。原来,鲫鱼和鲤鱼以动物性饲料为主,特别喜欢吃稻田里的害虫和福寿螺,而草鱼以杂草为食,这三种鱼一组合,福寿螺和杂草的问题就同时被解决掉了。

从此,在王剑的蟹塘里,水、蟹、稻、螺、草、鱼,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美妙的生态系统。

王剑的养殖事业逐步走上正轨,规模越来越大。“再造”阳澄湖的探索成功后,王剑并不保密,而是热情地向别的养殖户介绍生态蟹的养殖经验,让蟹农们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后来,王剑与刘梦甜结成一对幸福的夫妻,营造了另一个美妙的生态系统。

作者简介

贺震,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员、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智库)特约研究员、中国环境报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文数百篇。

